汉语通过否定形式陈述句实施的拒绝

李　影[1]，　黄菁萍[2]

（1. 贵州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2. 瓦莱岚大学 文学院，　泰国　洛坤　80160）

摘　要：文章以电视剧人物对话为分析语料，考察汉语通过否定形式陈述句实施拒绝的情况。通过否定形式陈述句实施的拒绝主要包括含否定成分“不”“没（有）”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两类，体现了不同的拒绝表达策略。含“不”的否定形式陈述句多通过否定说话人（拒绝者）的主观意愿能力实施直接拒绝，而直接说“不”的拒绝以及通过否定前提实施的间接拒绝相对较少。含“没（有）”的否定形式陈述句有不少已成为汉语表示拒绝的惯用表达式，如“没空”“没兴趣”等，通过“还没……呢”强调客观条件不允许进而表达间接拒绝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关键词：否定形式陈述句；直接拒绝；间接拒绝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24.03.009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24)3-0052-08

拒绝是人们交际时对对方所提出的希望说话人（拒绝者）参与或接受的指令行为的否定性回应[1]，体现了说话人的否定情感或态度，通常是会话中不被期待的第二部分（the dispreferred second parts），受到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视。因为它与否定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对拒绝表达形式和策略进行分析时，都绕不开对相关否定形式的讨论。除了独立表示拒绝的成分（如“不行”“不用”“不必了”）以及常用于实施拒绝的否定形式祈使句、表达否定含义的反问句外，否定形式的陈述句也常被用于实施拒绝，并且因为否定的内容不同，其被用以表达拒绝时，常常分属不同的拒绝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拒绝策略。虽然汉语中有一些专门表示拒绝的否定形式，如独立使用的“不了/啦”[2]，但是大多数否定形式是否表示拒绝仍然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判断。因此，本文针对通过汉语否定形式陈述句实施的拒绝所进行的讨论也将语境，尤其是拒绝所对应的引发行为（eliciting acts）作为重要参考①。以往，有关拒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语、日语、韩语等语言中的拒绝策略[3-6]。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被广泛应用于第二语言教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7-10]。根据 L M 等的观点[11]，拒绝主要分为直接拒绝（direct refusals）和间接拒绝（indirect refusals）两类。直接拒绝包括通过施为动词“拒绝”实施的拒绝、直接说“不”的拒绝和否定说话人主观意愿、能力三种情况；间接拒绝包含除上述拒绝以外的所有拒绝行为。此外，相关研究还讨论了拒绝行为中的附加成分（adjuncts to refusals），如道歉语、感谢语、称呼语等。随着拒绝研究的深入，很多人注意到一些语言中不仅存在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的区分，还有诚意拒绝（genuine refusals）和虚假拒绝（ostensible refusals）的差别[12]。尤其是在面对提供（offers）、邀请（invitations）等引发行为时，一些语言（如汉语）习惯先拒绝再接受[13-15]，这主要是受

收稿日期：2023-07-23

基金项目：2020 年贵州大学文科研究青年项目“汉语拒绝中的传信表达形式研究”（GDQN2020024）；2020 年贵州大学引进人才（博士基金）科研项目“新媒体报道中汉语同义句式的选用倾向及语用动因研究”（贵大人基合字〔2020〕033 号）

作者简介：李影（1982－），女，辽宁辽阳人，博士，贵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句法、话语分析、对外汉语教学；黄菁萍（1975－），女，博士，泰国瓦莱岚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汉泰语对比。

到特定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礼貌的交际方式(polite interactions)。本文讨论的通过汉语否定形式陈述句实施的拒绝都是汉语的诚意拒绝，对于汉语虚假拒绝的情况将另文讨论。

一、含“不”的陈述句

(一)否定主观意愿或能力

通过否定说话人主观意愿或能力表示拒绝是汉语常用的拒绝方式之一。依据 L M 等的观点[11]，有研究者将否定主观意愿、能力的拒绝视为直接拒绝[16-17]。还有研究者将否定意愿、能力的拒绝看作是在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之外的第三类拒绝[18]。我们认为第三类拒绝仍属直接拒绝，但与直接说“不”的拒绝相比，这类拒绝更多通过解释或理由说明实施，体现了不同的拒绝策略[19]。从言语行为的角度看，这些表示拒绝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主要是通过另一类言语行为实现的，属于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20]30。当然，与其他类型的间接拒绝相比，这类拒绝因为一般都包含否定成分“不”，所以从形式上更容易判断。此外，这类拒绝中的主语一般为第一人称，指向说话人(拒绝者)自己，有时可以省略。

1. 由“(第一人称主语)＋不＋动作动词(了)”实施的拒绝

根据语料统计，“不＋动作动词”表示拒绝的情况较少，不到含否定形式拒绝总量的 20%。其中，“不＋动作动词”与其他表示拒绝的成分配合共同实施拒绝的情况较多，占此类拒绝总量的 57.3%。“不＋动作动词”单用或是与独立成分配合实施的拒绝占比约为 42.7%。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不＋动作动词”实施拒绝的情况

不＋动作动词	出现频次	占比/%
单用	61	35.7
与独立成分配合②	12	7.0
与其他小句/句子配合	90	52.6
同时与独立成分、小句/句子配合	8	4.7
总量	171	100.0

根据语料，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不”修饰动作动词通常表示拒绝。表示拒绝时，主语可以省略，并且当动词为及物动词时，宾语一般不出现。例如：

(1)肖竹心：东东，你听我说……

王东：我不听，不听。(《渴望》)

(2)贺小同：多吃点儿，再给你要个水果沙拉？

张大民：不要，吃不下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3)古三儿：你要真没事，我省得找别人了。你跟我上大头他们家打几圈，怎么样？我也有日子没玩儿了。

沙沙：不去了，没情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4)王亚茹：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帮我找找他，我……

田莉：我说过，我发誓不管这事了，就是不管。(《渴望》)

(5)刘母：到时候你可不许胡说八道的啊！回头你还得帮妈，劝劝你姐。

刘燕：我不管。这是我姐自个的事儿，我在里头瞎掺和什么？(《渴望》)

(6)刘慧芳：有道题……

王沪生：不管，你不说不用我吗？(《渴望》)

例(1)至例(6)的应答表明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不”后接动作动词可以表示拒绝，如例(1)的应答就是对引发话轮“你听我说……”这一请求的直接拒绝。有时这些第一人称主语可以省略，如例(1)、例(4)、例(5)的应答中主语都可以省去而不影响拒绝言语行为的实施；同时，例(2)、例(3)、例(6)也可以在应答话轮的“不要”“不去了”“不管”前添加主语表示拒绝。需要注意的是，例(2)应答话轮的“不”修饰的是表示“希望得到或保持”的实义动词“要”，而不是表示主观意志的助动词“要”，这是因为后一种用法的“要”其否定形式通常为“不想”或“不愿意”[21]592。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不要”常表示拒绝，这实际上是由“要”本身的词汇意义决定的。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我)不给”“(我)不让”“(我)不送”等。“(我)不要”等后可接宾语，但表示拒绝时不接宾语的情况更为常见。通过例(1)至例(3)与例(4)至例(6)的对比可知，“(我)不听/不要/不去了”与“(我)不管”在实施拒绝行为时也并不完全相同。后者既可以通过否定动词直接进行拒绝，如例(4)，又可以是对话语(utterance)所表达内容的拒绝，如例(5)和例(6)。“不”的否定辖域在两类情况中表现出很大差异，例(5)、例(6)实际表达的是“(我)不管(帮你劝我姐)”“(我)不管(帮你解题)”，是对对方(被拒绝者)之前说出的话语的否定，反映的是说话人(拒绝者)的否定态度。“不管”处于命题外部，并不涉及对命题真值的判断。

根据上文分析，当“不”修饰动作动词表示拒绝时，作为主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可以省略，但是当“不”后面的动词省略时，第一人称主语必须出现，整个结构仍然可以表示拒绝，如“我不”。例如：

(7)王亚茹:怎么,你不是马上要参加音乐比赛了吗?要好好练习,争取拿个好成绩啊。

王东:我不,我想去看妈妈。(《渴望》)

(8)王子涛:孩子,你……不是想好了吗?

王亚茹:我不,我不,我不能把小芳送给别人。(《渴望》)

(9)刘燕:小芳听话啊。

刘小芳:我不嘛,不嘛。(《渴望》)

例(7)至例(9)的应答话轮表明了"我不"在实施拒绝行为时,其前后的搭配情况,即"我不"后续可以有其他小句/句子对实施拒绝的原因进行解释,如例(7)、例(8)。例(9)表明"我不"也可以后附语气词"嘛",表示拒绝,不过例(9)这样的拒绝对于会话双方的关系地位以及说话人(拒绝者)的年龄、性别等都有限制。当后附语气词"嘛"表示拒绝时,指向说话人的第一人称主语"我"可以省略[2],如例(9)中的拒绝回应也可以改写为例(10)。

(10)刘小芳:不嘛,不嘛。

此外,如果"不"前有副词"就"修饰,那么"(我)就不……"通常也可以表示拒绝。副词"就"表达执拗,提高了拒绝语力。因此,这一形式通常只出现在其他拒绝行为之后,同时其所修饰的谓语中心语也可以不出现,即只以省略形式"(我)就不"表示拒绝。例如:

(11)刘慧芳:燕子你听我说。

刘燕:不听,不听,就不听。(《渴望》)

(12)刘小芳:走,咱们快回家吧,爸爸说你还得好好练琴,明天还要参加音乐比赛呢?

王东:我不去,就不去。我讨厌他!(《渴望》)

(13)刘母:犟嘴!哪那些事说的?快走!

刘燕:不,就不!(《渴望》)

(14)刘慧芳:听话,等会上学晚了。

刘小芳:不,等爷爷回来再吃,我不上学了。

刘慧芳:听话,要不妈妈生气了。

刘小芳:就不,我就要看爷爷!(《渴望》)

例(11)、例(12)应答话轮中的"就不听""就不去"加强了拒绝语力,其前有"不听""我不去"与之共现,共同完成了对引发话轮所涉及内容的拒绝;例(13)、例(14)的应答省略了谓语动词,"就不"出现在"不"之后,同样加强了拒绝语力。"就不(……)"表示拒绝不能单独出现,前面必须有其他可以表示拒绝的成分,因此一般不会出现后续行为一开始就用"就不"做出拒绝或是只用"就不"进行拒绝的情况。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了"就不",那么在它的前面一定有别的表示拒绝的成分与之共现[2],反之则不然,这实际上是一种蕴含关系。此外,"就不(……)"前也可加"我"构成"我就不(……)"的形式表示拒绝,如例(11)—(14)中"就不"前都可以加上第一人称主语"我"。

除"就"外,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不"受副词"才"修饰,一般也可在表示请求、命令、建议等的引发话轮之后表示拒绝。这时句末通常需要加语气词"呢"舒缓语气,构成"我才不……呢"形式。例如:

(15)刘母:燕子给妈念念。

刘燕:偷看人家的信犯法,我才不念呢。(《渴望》)

(16)王沪生:不,绝不是这样的感觉!姐,我求求你帮我去说,好吗?

王亚茹:我?让我去跟她说?我才不管呢。(《渴望》)

需要注意的是,用这一形式表示拒绝时,第一人称主语必须出现,不能省略。比较:

(17)a.刘燕:偷看人家的信犯法,我才不念呢。

b.刘燕:偷看人家的信犯法,我才不念。

*c.刘燕:偷看人家的信犯法,才不念呢。③

*d.刘燕:偷看人家的信犯法,才不念。

(18)a.王亚茹:我?让我去跟她说?我才不管呢。

b.王亚茹:我?让我去跟她说?我才不管。

*c.王亚茹:我?让我去跟她说?才不管呢。

*d 王亚茹:我?让我去跟她说?才不管。

例(17)—(18)表明虽然删除"呢"对拒绝语气有所影响,但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如果删除人称代词,则不能成立,也无法实施拒绝。

2.由否定形式的助动词(短语)实施的拒绝④

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不"修饰助动词出现在表示请求、命令、建议等的引发话轮之后可表示拒绝。表示拒绝时,助动词既可以带宾语,又可以不带宾语,如"不想……、不能……⑤、不会……、不敢……、不愿(意)……"等。例如:

(19)张大军:钥匙,钥匙,听见没有?

店员:经理不在,不能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20)王子涛:亚茹,吃了早饭再走。

王亚茹:爸,我不想吃。(《渴望》)

(21)王沪生:不,你一定告诉我!

肖竹心:我不会的。(《渴望》)

(22)宋大成:既是来了,这喜酒是要喝的。来,端起来!

众人：对，小王跟他喝！

王沪生：我……我不会喝酒。（《渴望》）

(23)刘小芳：东东，咱们回家去吧，妈妈哭啦。

王东：我不敢，姑姑要说我的。（《渴望》）

(24)田莉：亚茹，你看我还没有说呢，你就乱发脾气。

王亚茹：好，我发脾气不对，可我告诉你，我不愿见到他，一辈子也不愿见！（《渴望》）

虽然否定意愿能力常被看作是实施拒绝行为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但是汉语中这些出现助动词的否定形式本身是否表示拒绝对语境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只看含有助动词否定形式的小句或句子，无法判断其是否表示拒绝。因为“（第一人称主语）＋不＋能愿动词（……）”可以仅仅表示否定陈述，同时这些形式也并非都必然出现在后续的言语行为中。如例(19)中“经理不在，不能开”，因为省略了主语，在没有前文的情况下，既可以理解为陈述，又可以理解为指令，但是无论是陈述还是指令都并非必然表示拒绝；又如例(20)中“不想吃”也可作为以下问句的回应，如“徐月娟：哟，慧芳，你怎么还没吃呀？/刘慧芳：不想吃”。例(21)－(22)虽然都以“不会”否定，进而拒绝引发话轮表达的指令，但是并不相同，例(21)否定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意愿，而例(22)否定的是说话人能力，表示“不擅长”做某事，因此即使都可以表示拒绝，二者实施拒绝的具体策略也是不同的。与例(22)相比，例(21)的拒绝理由更为主观。两类“不会”后都可以接动词宾语，同时也可以将其省略，如例(21)可用“我不会告诉你的”拒绝，例(22)可用“我不会”或“不会”拒绝。例(23)中“我不敢”表示拒绝时，也是通过否定主观能力实现的，其后的宾语也常省略。例(24)“我不愿……”也主要通过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实施拒绝，并且常带动词或动词短语作宾语。与“不”修饰单个动作动词表示拒绝时，第一人称主语可以省略的情况不同，例(20)－(24)的主语要么不能省略，要么省略受到限制。如，例(20)拒绝中如果之前没有称呼语“爸”，则可以省略主语“我”，仅以“不想吃”表示拒绝，这时主语可以理解为会话语境中的说话人（拒绝者），但是因为有称呼语出现，如果省略主语则可能引起歧义。当然，对于上文分析过的“不”修饰单个动作动词表示拒绝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为没有称呼语，因此能够以省略主语的形式表示拒绝。但是根据对语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仅以“不＋动作动词”这一形式表示拒绝时，一般在其前都不会出现称呼语，也就是说，可以省略主语的“不＋动作动词”形式都是排斥称呼语的。

3. 由否定形式的可能补语实施的拒绝

当出现在表示指令的引发话轮之后，含否定形式的可能补语多通过说明主观条件（如说话人实施某一行为的能力）是否容许实现来实施拒绝行为。例如：

(25)胡一统：干啊！

夏东海：我干不了。您自己干吧，我酒量不太行。（《家有儿女》）

(26)夏东海：小雨，该你分析了。

夏雨：我，我分析不好。（《家有儿女》）

(27)赵炳文：吃饭吧。不要为别人发愁了。

张大雪：吃不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例(25)－(27)中说话人（拒绝者）都是通过说明自己主观上不具备实施对方（引发话轮发出者）提出的某一行为的能力来完成拒绝的，属于通过陈述实施拒绝的一类间接言语行为。与通过否定形式的助动词（短语）实施的拒绝相比，这类拒绝行为主要是通过否定说话人的能力实施，不否定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因此主观程度较弱。如，例(25)应答话轮中的“我干不了”通过陈述说话人（拒绝者）不具备“干”的能力直接拒绝了引发话轮中的指令“干啊”。同时，因为例(25)－(27)不表示“情理上不许可”“不应该”，所以表示拒绝的应答话轮在形式上无法替换为“不能……”。根据例(27)可知，这类拒绝中的第一人称主语也可以省略。例(25)中不能省略，主要是因为其后有与之形成对比的“您”；例(26)中重复连用的主语体现了说话人（拒绝者）迟疑、犹豫的态度，具有语用需求，因此也不能省略。

4. 由否定好恶习惯实施的拒绝

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短语也可以表示拒绝。这类理由属于说话人（拒绝者）的主观原因，反映了其自主、可控的特性，有时反映的是说话人的一种习惯或好恶，如“我不喜欢/不爱/不信/不感兴趣”等。例如：

(28)古三儿：别再惹我，惹急了，给你补十八针。

张大民：别价，我不喜欢。你要喜欢让人缝你，我亲手给你弄二十八针。你喜欢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29)刘慧芳：东东，快吃饭吧。

王东：我不爱吃肉了，我现在爱吃菜。（《渴望》）

例(28)－(29)应答话轮表达的仍然是说话人主

观的意愿,反映了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属于直接拒绝。当主语不是第一人称时,这类形式也可以用于表示拒绝,这时它属于通过陈述客观事实实施的间接拒绝,陈述的是第三方的好恶习惯,如“别价,他不喜欢”“他不爱吃肉了,他现在爱吃菜”。与主语为第一人称的情况相比,这类情况因为更常用于断言,所以在表示拒绝时,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也就更高。

5.由短语“不同意”实施的拒绝

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动词“同意”的否定形式“不同意”也可用于表示拒绝,说话人(拒绝者)在说出“不同意”的同时,也实施了“不同意”的行为,体现了说话人的主观意愿。不过这类拒绝的数量十分有限,在所有收集的语料中只有 2 例,并且主要是出现在会话双方关系较近的情况下,凸显了拒绝语力。例如:

(30)宋大成:你同意了,就定个准日子,我好准备准备。

刘慧芳:我不同意。(《渴望》)

(31)(沪生接过离婚报告)

王沪生:什么? 不,我不同意。慧芳……(《渴望》)

需要注意的是,当“不同意”搭配其他人称主语出现时,虽然也有可能表示拒绝,但是这样的拒绝倾向于对理由的说明,本身用于实施断言,主要采用的是把拒绝原因归到第三方的策略[19],属于间接拒绝。此外,即使主语为第一人称,指向说话人,“不同意”也有可能仅仅表示不赞同,如“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这说明“不同意”表示拒绝对于其搭配的宾语仍有限制。宾语一般为动词(短语)或小句,且表达的内容需与说话人(拒绝者)相关,如例(30)—(31)应答话轮可以补出宾语“我不同意离婚”“我不同意把小芳给你”。“不同意”的用法也进一步证实了以言行事的动词(illocutionary verbs)与以言行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并不是一回事[20]7。

(二)直接说“不”:否定词“不行/不成”作谓语⑥

“不行/不成”作为构词层面的否定,可作谓语表示直接拒绝。表示拒绝时,由“不行/不成”作谓语的小句/句子通常出现在应答话轮的开始位置。例如:

(32)刘母:今儿个你别上学了,跟妈把孩子送走。

刘燕:那不行,我还得……(《渴望》)

(33)王亚茹:我想领东东回去。

刘国强:那怕是不行。(《渴望》)

(34)罗冈:您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照顾慧芳的后半辈子。

刘母:那可不行。(《渴望》)

例(32)—(34)表明“不行”作谓语表示拒绝,主语常用“那”。例(32)中说话人(拒绝者)直接以“那不行”拒绝,例(33)—(34)中还加入了表示估计或强调的成分,用以表达拒绝者的态度。这里的“不行”都可以换成“不成”。“那”在这里都是代词,因此如果指近距离的事物或是距离远近不清楚的事物,也可以用“这”代替,如例(32)—(34)可以分别以“这不行”“这怕是不行”“这可不行”表示拒绝。这与以连词“那”开始的“那”字应答句不同[22]。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表示拒绝时“那”作为代词可以换成“这”,但是语料中还是“那”作主语出现的频率更高。除了上述例句中出现的“那不行”“那怕是不行”“那可不行”外,常用的表示拒绝的形式还包括“那也不行/那也不成”等。

不过,由于“不行/不成”不仅可以出现在应答话轮里,而且还可以出现在引发话轮中或是单纯地用于陈述事实,因此它并不总是表示拒绝。例如:

(35)刘燕:您这是该吃点东西了,老这么熬着不行。

刘母:我不想吃。(《渴望》)

(36)刘母:得,咱不花钱买罪受,你要乐意,就借看看得啦。

刘燕:妈,我们读书小组得人手一册,光看一遍不行,得仔细研究。(《渴望》)

例(35)—(36)表明即使都作谓语,“不行”也有可能不表示拒绝。“不行”作谓语是否能表示拒绝,跟其所在的小句/句子出现的位置有关,即不仅要出现在与指令对应的应答话轮中,而且通常需居于话轮开始位置。

(三)否定前提(presupposition)

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不”修饰状态动词或形容词也可能表示拒绝。这类拒绝主要是通过否定实施某一行为必须具备的预设或前提实施的。与否定主观意愿或能力的情况相比,被否定的前提或预设往往都是客观的事实,其主观程度更低,属于一类间接拒绝[11]。例如:

(37)刘母:得,先吃饭,饿坏了身子,妈还心疼呢!

刘慧芳:我不饿。(《渴望》)

(38)王沪生:妈,您吃点儿东西吧。

王母:我还不饿,你先放在那儿。(《渴望》)

(39)刘母:喝碗水,大成。

宋大成:大妈,我不渴。(《渴望》)

(40)刘母:乖,歇歇吧,姥姥轻松多了。

刘小芳：姥姥，我不累。（《渴望》）

如果不考虑语气以及前后出现的其他小句或句子，即使主语为第一人称，这类小句仍然可能不表示拒绝行为，而只是陈述客观事实，但是如果语气加强或是有上下文语境的配合这类否定形式往往也能表示拒绝。这主要是通过否定说话人（拒绝者）实施某一行为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实现的，同时也是对对方（被拒绝者）实施引发行为时的预设做出的否定。比如，“饿”往往是实施“吃”这一行为的前提条件，例(37)－(38)中说话人（拒绝者）否定这一状态，就为拒绝实施“吃”的行为提供了理由，而听话人（被拒绝者）根据说话人（拒绝者）提供的新信息“她（拒绝者）不饿”以及现有语境假设“她饿了，需要吃饭”可以得出“隐含前提（implicated premise）”“如果她不饿，她就不（想）吃饭”，进而得出“她拒绝吃饭”这一“隐含结论”（implicated conclusion）。语境效果主要通过新信息与现有语境假设的矛盾产生[23]114。例(39)－(40)听话人（被拒绝者）推导出拒绝含义的过程与例(37)－(38)类似。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语料中实施拒绝的话轮以出现主语的情况居多，但是在不出现称呼语或是没有其他人称形式与主语形成对照的情况下，话轮中的主语均可省略，因此例(37)－(40)也可用下列形式回应。例如：

(41)刘慧芳：不饿。

(42)王母：还不饿，先放在那儿（吧）。

(43)宋大成：不渴。

(44)刘小芳：不累。

二、含“没（有）”的陈述句

无论是修饰名词（短语）还是动词（短语）⑦，“没（有）”都可以构成一定的形式表示拒绝。当表示拒绝时，虽然主语可以是第一人称以外的形式，但是从出现频率看，第一人称主语的运用频率还是远远高于其他形式。

“没（有）”修饰名词（短语）时构成的一些表示拒绝的形式已经成为一种表示拒绝的惯用语，如“没（有）空儿”“没（有）时间”“没（有）功夫”“没闲心”“没兴趣”“没门儿”“没劲”“没事儿”等，体现了否定说话人（拒绝者）主观意愿、陈述理由等拒绝表达策略⑧。这些表示拒绝的成分前一般可受副词修饰，如“真”“绝对”“确实”等，其后也可以接动词或动词短语。例如：

(45)刘梅：妈，吃饭了！

姥姥：没劲。（《渴望》）

(46)刘星：我倒惦记着让您送我一辆摩托车呢，您舍得吗？

刘梅：不舍得！没门儿！财迷！（《家有儿女》）

(47)刘母：国强啊，这太阳都晒屁股了，起来吃饭吧。

刘国强：我没脸吃饭。（《渴望》）

(48)罗冈：田莉，亚茹不在，你能交给她吗？

田莉：我没时间。（《渴望》）

(49)王东：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王沪生：我没空儿。（《渴望》）

(50)王子涛：沪生，你……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是考虑，你和亚茹交换一下住处，亚茹照顾小芳也方便一些！

王沪生：我可没时间陪着你们上下折腾。（《渴望》）

例(45)中“没劲”表示拒绝时已经脱离了字面义。从拒绝策略上看，表示拒绝的“没劲”代表的是一类笼统的理由或借口[19]。它与通过说明具体理由实施的拒绝不同，是表示拒绝的一类惯用语。例(46)中“没门儿”与否定形式“不舍得”实施拒绝的途径虽不同，但都表示拒绝，因此即使删除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分，仍然不影响拒绝表达。比较来看，“财迷”虽然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能表示拒绝，但这一用法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高，是一类特殊的会话含义。例(47)中“没脸”作为一个整体可表示拒绝，其后常接动词（短语）作宾语。这些作宾语的动词（短语）是拒绝涉及的主要内容，即引发话轮中出现的指令，而“没脸”则是实施拒绝的原因。“没脸”后接动词（短语）表示拒绝时，第一人称主语可省略，如例(47)可仅以“没脸吃饭”表示拒绝。以“没有时间”作为理由进行拒绝，是汉语表达拒绝的常用形式。虽然这些形式也可能表示字面义，但是更多情况下都作为表示拒绝的惯用表达式使用，如例(48)－(50)。由于这些形式在拒绝表达中出现频率较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听话人（被拒绝者）听到这样的话语就可以直接得出被拒绝的结论，而无需再进行语用推理。在表示拒绝时以“没有时间”作为借口是汉语常用的策略之一，这主要是出于礼貌（politeness）的考虑，顾及听话人（被拒绝者）的面子（face），是以礼貌的形式表示不礼貌的内容。也就是说，虽然“拒绝”作为内容（交际意图）会不可避免地威胁对方的面子（threaten the face）[24]74，但是表现拒绝的形式（行为）要尽量礼貌。同时，即使“（我）没有时间”等形式表达的就是字面义，一般也是可以用于拒绝的。例如：

(51)田莉:你不能再等等?王伯伯还没有回来。

王亚茹:实在没有时间了。(《渴望》)

例(51)的拒绝并不是通过表示借口的惯用表达式实施的,而是对实际情况的真实说明,即“没有时间”是说话人(拒绝者)实施拒绝时客观存在的原因,其后可加助词“了”,而例(48)—(50)一般不在句末添加该助词。可以设想,“没有时间”等纯粹作为表示拒绝借口的用法来源于对实际情况进行说明表示的拒绝,由于这一用法的高频出现,逐渐形成了表示拒绝的一类惯用表达式。

“没(有)”修饰动词(短语)表示拒绝时,常常出现在“还没……呢”格式中,主要通过强调目前客观条件的不允许间接表示拒绝,主语通常不能省略。例如:

(52)刘母:慧芳啊,你来陪大成说会儿话,我去打点儿酱油。

刘慧芳:我还没洗完衣裳呢。(《渴望》)

(53)刘慧芳:小芳,玩了大半天,该做作业了吧。

刘小芳:我还没给东东讲完狐狸列娜的故事呢。(《渴望》)

“还+动词(动词短语)+呢”主要用于指明事实并且略带夸张的语气[21]413。例(52)—(53)表明当动词(短语)受否定形式“没(有)”修饰时,表示说话人(拒绝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尚未完成,在强调客观事实的同时实施拒绝行为,是通过客观理由说明实施的一类间接拒绝。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类形式的字面义没有实施拒绝语力的功能,但是由于经常被用于表示拒绝,一旦在表示指令的引发话轮之后出现“我还没……呢”,就更容易被理解为拒绝。当主语不再是第一人称时,“……还没……呢”出现在表示请求、命令等引发话轮之后,仍然可以表示间接拒绝,只是拒绝理由从说话人(拒绝者)转移到了第三者。例如:

(54)刘母:你听见没有,把孩子撂下,要去就麻利儿点。

刘慧芳:大成还没下班呢。一会儿燕子回来,让她去吧。(《渴望》)

三、结语

含“不”“没(有)”的陈述句用于实施拒绝时,主语以第一人称形式居多。这些拒绝既包含一般分析中讨论过的直接拒绝,也包含间接拒绝。前者主要通过否定说话人的主观意愿或能力、直接说“不”实施拒绝,后者则主要通过否定前提、陈述客观条件不允许、解释理由等实施拒绝,其中一些形式已经成为汉语表示拒绝的惯用表达形式,如“没有时间”“没空儿”等。虽然拒绝与否定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对于拒绝表达的判断仍然离不开语境,即使是否定说话人主观意愿或能力的直接拒绝也需要借助引发话轮识别。同时,通过对这些拒绝表达形式的梳理可以看出,拒绝作为会话中通常不被期待的第二部分,礼貌是其关注的重要参数之一,除对语言表达形式的分析外,还涉及对会话双方关系、地位、性别、引发行为难易程度等非语言因素的考量。对于后者,本文的分析不多,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注释:

① 本文以话对(pairs)形式截取了电视剧《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家有儿女》(其中 27 集)中实施拒绝行为的人物对话。

② 这里的独立成分既包括能独立实施拒绝的成分,如独立出现的“不了”“不用”等,又包括出现在拒绝中的叹词、称呼语、感谢语等。

③ * 表示这一表达不成立。

④ 根据上文分析,虽然汉语常以“(我)不要”表示拒绝,但是这时的“要”一般不作助动词理解,因此对“不”修饰助动词(短语)表示拒绝的讨论不包括这一类情况。

⑤ 关于“不能”用于实施命令、劝阻等言语行为,并用于间接实施拒绝这一言语行为的情况本文不做讨论。

⑥ 汉语以直接说“不”的策略表达拒绝的结构还有很多,如可独立表示拒绝的“不了”“不用”“不必了”等,本文只讨论通过否定形式陈述句体现这一策略的情况。

⑦ 本文对“没(有)”后接谓词性成分和体词性成分时体现出的句法性质差异不做专门区分。

⑧ 根据 BEEBE T 和 ULISS W(1991)对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的分类,这些结构表示拒绝时,一些可以归入直接拒绝,如可表示说话人(拒绝者)主观意愿的“没兴趣”“没闲心”等,一些则可归入间接拒绝,如凸显客观情况的“没空儿”“没事儿”等,不过因为这些结构很多已成为汉语表示拒绝的惯用语,因此本文分析时未对其从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的角度做进一步区分。

参考文献:

[1] CHEN X, YE L, ZHANG Y. Refusing in Chinese [M]// Kasper G. Pragmatics of Chinese as native and target language .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Honolulu, Hawaii,1995:121-161.

[2] 李影,尹旭彪. 汉语拒绝表达中的“不了” [A]//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第 8 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91-100.

[3] RUBIN J. How to tell when someone is saying ‘no’ revised [M]//WOLFSON N, JUDD E.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1:10-17.

[4] KANEMOTO 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fusal asser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J]. Ryudai review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3(38):199-212.

[5] GASS S, HOUCK N. Interlanguage refusals: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Japanese English [M].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

[6] KWON J. Expressing refusals in Korean and in American English [J]. Multilingua, 2004(4): 339-364.

[7] YAMAGASHIRA H. Pragmatic transfer in Japanese ESL refusals [J]. Memoirs of Kagoshima Junshin Junior College, 2001(31): 259-275.

[8] WANNARUK A. Pragmatic transfer in Thai EFL refusals [J]. Relc journal, 2008(3): 318-337.

[9] ALLAMI H, NAEIMI A.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refusals: an analysis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development in Iranian EFL learner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1(1) :385-406.

[10] BABAIS H, SHARIFIFIAN F. The refusal speech act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Iranian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nd Anglo-Australian speakers [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16(47) :75-88.

[11] BEEBE L M , TAKAHASHI T, ULISS WELTZ R. Pragmatic transfer in ESL refusal [M]//SCARCELLA R ,ANDERSEN E,KRASHEN S 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90:55-73..

[12] SHISHAVAN H B. Refusals of invitations and offers in Persian: genuine or ostensible?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language behaviour culture, 2016 (1): 55-93.

[13] GU Y G.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0 (14): 237-257.

[14] 顾曰国. 礼貌、语用与文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 (4):10-17.

[15] SU Y W. Yes or no: ostensible versus genuine refusals in Mandarin invitational and offering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20(164):27-39.

[16] 吴建设. 拒绝语的表达方法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4):106-109.

[17] 唐玲. 汉语间接拒绝言语行为的表层策略分析 [J]. 广西社会科学,2004(10):117-119.

[18] 王爱华. 英汉拒绝言语行为表达模式调查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178-185.

[19] LIAO C C, BRESNAHAN M I. A contrastive pragmatic study on American English and Mandarin refusal strategies [J]. Language science , 1996(3-4):703-727.

[20]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79.

[2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M]. 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2] 尹世超,孙杰."那"字应答句 [J]. 语言文字应用,2009 (1):60-68.

[23]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

[24] BROWN P, LEVINSON S 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efusals in Chinese Language through Negative Statements

LI Ying[1], Wari WONGWAROPAKORN[2]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iou 550025,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s Art, Walailak University, Nakorn Si Thammarat 80160, Thailand)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dialogues of characters in TV drama as linguistic data to examine the use of negative statements in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s adopted for refusal. Refusal expressed through negative statements mainly includes cases where the negation elements *bu* or *mei* (*you*) are used. These refusals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direct refusals and indirect ones, and they reflect different refusal strategies. Negative statements with *bu* often directly refuse by negating the subjective willingness of the speaker (the refuser), while direct refusals with *bu* and indirect refusals through negating premises are relatively less common. Negative statements with *mei* (*you*) have become common idiomatic expressions in Chinese to express refusals, such as *mei kong* and *mei xingqu*. It is also common to express indirect refusals, by emphasizing objective requirements that are not met, through phrases like *hai mei … ne*.

Key words: negative statements; direct refusals; indirect refusals

（责任编辑：龚小凤）